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九十回 陰鎖亭預排陣勢 古佛刹得遇須無

三緘歸刹，諸弟子拜見畢，狐疑詢曰：「師究何之？山後山前，幾尋遍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見二獸相鬥，意欲收以飛龍瓶。及將瓶拋之，倏墜地中，為虎銜去，忙忙隨後追逐，牛虎俱已不見。吾弗捨，遂至山尾，忽現千重峭壁，壁間一穴，其圓如鏡。內一老道，趺坐石上。因而入洞參拜，請示二獸所歸。孰知老道非他，乃上界天仙雲衣真人也。當謂師曰：『爾非為逐獸而來歟？』吾應之曰：『然。』真人曰：『是二獸也，其有兆於爾之所遇也，爾能解乎？』吾曰：『不解。』真人曰：『牛屬丑而虎屬寅。值丑寅日，爾必遇靈宅子，墜於萬鬼陣中。』吾聞是言，跪求援救。真人賜瓶一個，言遇此陣，命吾師徒同人瓶內，以保其身。臨別時，又囑自今雲遊，須倒向北行，看能不遇此陣否？吾師徒明日且倒由北面以避之。」言已，在刹安住，以待次早，復作雲遊之計。

時靈宅子已將萬鬼大陣煉成，但不識三緘現游何所，於是雲車駕著，天際望之。遙見三緘師徒由北向西而去，袖中默會，知其必由陰鎖亭，遂向亭前按下雲頭，以彩佈陣之處。恰好亭外寬敞，平如坦道。靈宅子喜其好佈陣勢，忙回虎噴山下調齊萬鬼，同三緘、樂道竟投此亭。自覺陰風怒號，一路霧結煙生。

不久已到，靈宅子雲頭墜下，立於亭外，將塵揮之，化一點兵將臺，高坐其上。先點富貴鬼一隊，次點貧賤鬼一隊，又次點酒鬼、色鬼、煙鬼、孤獨無依之鬼各一隊。點畢，命三緘手執黃旗一面，立於正中；樂道手執紅旗，立於正南。事事排妥，靈宅子曰：「眾鬼聽令，爾等以將臺之鼓聲為號，一通鼓播，富貴、貧賤以及酒、色、財、氣各隊鬼卒，排列陣外；二通鼓播，富鬼轉到貧鬼之方，貴鬼轉到賤鬼之方，酒鬼、色鬼混入富貴隊內，氣鬼、財鬼、煙鬼混入貧賤隊之內，孤獨無依之鬼四面尋於陣角。三通鼓播，一擁入陣；四道鼓播，各持鬼器；至到五通鼓播，各化極惡形像，同人陣者亂擊，不得停留！」眾鬼聞之，應諾如響。靈宅子坐在臺中，見陰氣陰風結成黑霧，又恐三緘睹此，由異地而往，遂噓清氣，閃出長途一帶，朗朗明明，以為三緘入陣之路。

三緘不知靈宅子預識到經由此地，師先徒後，陸續進發。

他日，望見前面黑霧凝結於兩山之外，中有清氣一條。三緘曰：「前面煙凝霧結，兩山隱於其中者，是地妖物必多。」狐疑曰：「山高水深，無處不有妖魔。吾等只由清明坦道之地，不登煙凝霧結之山，自不遇之而生殺氣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言是矣。」

然此地歧途在望，不知何道可以向西？」狐疑曰：「暫且緩行，必有遊人以詢之者。」行剛數武，果遇一樵子荷薪而來。狐疑詢之曰：「歧途在此，何道向西？」樵子曰：「左道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前山煙霧凝結者，又何地耶？」樵子曰：「陰鎖亭也。」

由亭而去，則有極陰關。由極陰關而直下之，則有尾閭。行至尾閭，歷黃河不遠矣。」三緘曰：「陰鎖亭中，可有人家否？」樵子曰：「僅可暫住，不可久居。」三緘曰：「承爾指路之勞，他日相逢，自有厚謝。」樵子曰：「些須小事，何庸謝為？」言畢，荷薪飄然竟去。

三緘師徒一步一趨，已歷陰鎖亭不過里許。忽然天昏地晦，霧結如絮，對面不見人形。師徒駭然，曰：「未至亭前，天氣清明，將近亭下，天忽昏黑，此何故哉？」狐疑曰：「是必妖物又來侮弄吾師徒。同在昏黑莫辨之中，恐不免有失散矣，可奈何？」三緘曰：「不妨結衣而行，自可相顧。」狐疑曰：「此計甚妙，即速為之！」師徒將衣連結已畢，尚未移步，大雨傾盆。於是急急飛奔，竟入萬鬼大陣。

剛入陣內，其黑如漆，其風甚冽，冷氣逼人。但聽鼓聲不停，如雷震耳。一播已過，恍有千萬人影，往來其間。不逾片時，二通又響，只見人形亂竄，直到三通鼓震，突然現出光明世界。

三緘師徒翹首仰望，高臺之上，獨坐一人，道服道冠，手持塵尾，笑容可掬而言曰：「爾三緘耶？爾自任肩闖道，無人在目。茲落老師爺掌握，斷不爾容！」三緘曰：「吾與老道無仇，何欲相戕若此其甚？」老道曰：「吾非他，乃靈宅子也！懷恨已久，爾亦有今日乎？」三緘舉口告哀，靈宅如不聞也，將塵揮動，無數猙獰惡鬼，各舉械器，亂向三緘打來。三緘急展隱身旌，以使師徒隱而弗見。靈宅子笑曰：「爾待能隱其身，老師爺使爾隱之不得！」遂取一葫蘆在手，以口對著隱身旌處，命眾鬼齊向光明之地打之。三緘師徒，被眾鬼亂擊，道法淺者，打得救命之聲喊叫不絕。三緘忙取萬竅瓶安放地中，師徒盡躲於瓶內。萬鬼稟之靈宅曰：「三緘師徒倏忽不見矣！」靈宅子曰：「三緘未得仙道，豈能入得地、上得天耶？爾等著實尋之，自有所在！」眾鬼尋畢，復稟之曰：「吾等搜尋已遍，渺無蹤跡。惟於陣東見得一瓶，竅有數萬。」靈宅曰：「如是，三緘輩必入此瓶矣。爾等既得瓶竅，即速入內，與吾擒至！」眾鬼聽令，各入一竅。但見三萬六千野鬼，俱已入完，其竅尚餘數萬焉。自入竅中，由此而入者復由彼而出，由彼而入者亦由此而出，紆徐曲折，絕不見人。眾鬼無不稱奇，歸至將臺，面面相覷。靈宅子詢曰：「如何？」眾鬼曰：「瓶竅數萬，竅內皆屬坦道。三緘師徒並無影形。」靈宅子怒，遂呼樂道持斧擊之。

無如瓶堅硬非常，擊之不碎。靈宅驚曰：「是何寶物，如斯厲害？」因命眾鬼將瓶圍著。眾鬼陰風大逞，即於瓶之前後左右，圍得密不通風。

且說三緘師徒陸續入瓶。只言湫隘難容，誰知別有天地。

中一古佛刹，雕樑畫棟，極其寬敞。師徒即於刹內，各煉玄功。

約居旬餘，命狐疑出刹視之。狐疑出視，四面皆峭壁屹立。石窗羅列，大小不一，滿壁皆然。暗於窗偷窺之，外有猙獰惡鬼，手舉械器，如貓捕鼠，目視之，而耳側之者。狐疑恐是窗外有慈惡鬼，殊窺數十處，俱是如茲。狐疑異，轉稟三緘。三緘曰：「如不能行，必老死於是耶？」次日，率諸弟子走出古刹，向北行去。行只數里，則峭壁阻路。東、西、南三面亦猶是焉。

三緘無奈，仍率諸徒歸於刹中。

甫入刹門，門外一人呼曰：「三緘何往？」三緘回顧，乃一老道，鬚眉古峭，鶴髮童顏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態。三緘曰：「老道呼我何為？」老道曰：「特來晤爾也。」三緘此際正欲得一人指示迷途，遂逐入刹。老道坐已，三緘稽首畢，從容詢曰：「弟子自到陰鎖亭，偶遇靈宅子設下萬鬼大陣。前程雲衣真人賜一寶瓶，名曰『萬竅』，彼言如遇此陣，囑吾等盡入，以保身軀。如何自入是瓶，無門可出，四面峭壁，如垣圍繞，究不知何地可以無阻？望老道示之。」老道曰：「石壁上豈無窗隙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有則有之，無奈窗外皆屬猙獰惡鬼各持械器以待何？」老道曰：「瓶竅為鬼守定者，此刻非爾所出時也。」

待到紫霞真人將陣破時，自有人來導爾出路。」三緘曰：「萬竅瓶外惡鬼邏守，老道又如何得入？」老道曰：「吾自有路，不使眾鬼所知。」三緘曰：「老道既入瓶中，應有以教弟子。」老道曰：「吾道尚淺，烏可為人訓？但爾所不及知者，吾或識之，不妨彼此相參，以長識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自吾師法傳煉氣，往往聚而易散者何也？」老道曰：「人身有氣海，乃萬氣朝宗之所。煉之使入，海固能納；煉之使出，海亦無阻。特恐華蓋下猿有所觸，遇喜而笑，則氣亂；遇怒而躁，則氣雄；遇憂而愁，則外氣生焉。外氣時生氣海內，如狂風拂水，捲起波紋，泛濫無歸，必溢及丹田，而氣為之餒。故人煉道，務先絕四害，次絕貪嗔，將此一心，養如山峙，靜鎮無撓，然後一吸一呼，如天之轉折，不停久久，自然氣聚矣。夫氣聚者神無不凝，神凝者精無不固，如是，煉道何難得入妙境？」三緘聞此，恍然大悟，復向老道重新拜禮，叩請留名。老道曰：「爾欲知吾名乎，吾乃須無真人也。」言罷，化為仙鶴，直冲霄漢。

三緘自老道去後，所住已久，心思出刹甚急。一日無事，瞞了諸人，來至峭壁倚窗探望。見是窗外無有邏守，暗地歸來，將寶物帶在身旁，竟向石窗由隙而出。出窗諦視，昏黑之內露有微光一線，三緘喜甚，傍微光徐行。剛到正中，早被靈宅知得，速令三緘服倒黃旗。三緘正徐行間，忽聽響亮一聲，如倒一塊天來，將身壓著，幸而隱身旗幟襯起數寸縫隙，否則立壓斃焉。靈宅是時以

為三緘必死於茲，又恐彼煉玄功，敵此旗力，方欲另施法寶，恰值紫霞、凌虛、清虛諸真攻打入陣，左尋右覓，只見黃旗一面倒於地下。紫霞默會，知三緘弟子被旗壓定，忙揮以撐天如意。此旗僅起尺許，尚不能放出三緘。清虛曰：「是旗也，名曰『掀天鐵石』，乃取中央土精煉成。豎在虛空，輕似鴻毛飄舞，倒之於地，重如山嶽。此寶厲害，非道祖宮內之掀天鐵鏟，不能治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如是，事甚危急！誰去八境宮內走一遭？」凌虛曰：「待吾一行！」駕動祥光，騰空而去。